

## 秋至虎石(三章)

蔡飞跃

### 祠门轻启

携着早秋的风,踏上虎石的大地。风儿耳语,欢迎你六次悠游文学漫道。我是宾客? 我的情感陂坝早已注满虎石溪的清流。

苍穹蔚蓝如海,不见一丝云絮。伫立黄氏宗祠门前,凝神聚心等待一段精彩。

“开大门!”声若洪钟,气场十足。厚实的黄氏宗祠大门轻轻开启,推门的两位长者德高望重,满满的仪式感,场面宛若秋阳庄重。观看画展的作家徐徐而入,脚步迈得凝稳。比古樟更高的礼节,又一次印证我所爱的虎石善待文化人!

古祠肃穆,藏着家族繁衍史,匾额闪耀先贤的荣光。走过天井,走进厅堂,接连涌现万千感想——我应该淡

定如柱础,沉寂像阶石。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效仿孝子山的沉稳,还有虎石溪不倦前行的韧劲。

我不会迷失,装入脑海的孝子山,还有坡上的花树,警醒时时关注山下的点点滴滴,涓滴不漏地与人分享这里的喜讯,还有笑语。

我会像虎石的子民一样敬重虎石,真心实意为之慷慨放歌。

### 文学堂

黄氏宗祠,多了个“文学堂”的称谓,独出心裁的创意,彩缎般曼妙。

古祠三落二厅,“出砖入石”的墙体,石板铺砌的天井,彰显闽南建筑风格。清代嘉庆进士黄山涧的传奇溢满“村史励志堂”,集结的力量催人奋进;隆重展示的祖传砖瓦制作工具、土织布机、纺纱车、犁耙和铲锹,无声地诉

说劳动的艰辛。

“图书阅览室”“电教室”,润物无声地滋养心灵,不同姓氏的村民在这里接受新知识和共同议事,美好时光舒畅地流淌而去。

“文明学堂”,还有周遭的紫云阁、儒学园、红砖古窑文化馆、文学漫道、作家碑林,不胜枚举,都在不遗余力诠释虎石尊敬文化的担当……现代与古代文明碰撞出一种难以抵挡的魅力。

厅堂肃穆,好生安静。无声胜有声,我分明听见文明新风的歌谣在回响。

### 公园运思

目光毫无障碍,扫描六十五亩的虎石公园。夏去秋来,哪一朵是暑天绽放的花蕊,哪一抹秋色最早惊艳亮相? 红色的“逗新娘”泥塑,还有挑着“大路担”壮汉的雕塑,泄露出锦上添花

花的匠心。

秋天属于果实。大地偶见落叶,绿的王国依然呈现生命的原色。那草,腰杆纤细,少女样柔韧;那树,枝干浑圆,汉子般茁壮;那鸟,碎语啼枝,啁啾正酣;翠绿的藤蔓,可着劲向上追寻。绿色生命的轨迹,是一条没有规律的曲线,录入其间的历程,经风见雨。

这里是放松身心的乐园,有人叙旧,有人健身……虎石乡村振兴的故事,公园的段落同样感人至深。

公园边小桥流水,夕照柔媚。掩映树中的闽南古厝,燕尾脊高高托起情意,仿佛是从深邃岁月里走来的古人,我的目光瞬间柔软。

夜色拉上帷幕,再次与公园晤见。月光朦胧,星斗满天,意境有如菊花淡雅。天河广袤,最亮的星斗俯瞰虎石,熠熠生辉。

## 草庵的烟火

李英霞



捉精彩的瞬间,记录孩子成长的足迹,笑意不经意间从他们的嘴角流露出来。我温柔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幕,想到了我们家小石头,竟不由得心生欢喜,想着有机会也带他来走一走。

走过那块关于宋代黑釉碗出土的铭碑,就是出土黑釉碗的水井。经考究,刻有“明教会”三字的黑釉碗是宋代泉州摩尼教的珍贵文物,现已成为晋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,属国家一级文物。沿着石阶而上,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石亭,亭中有尊“钱太爷”的石雕像。石亭右边有一块“海上丝绸之路”考察团成员签名碑立在葱茏的绿色植物中。石亭的左边就是我国唯一仅存的摩尼教寺庙——草庵。站在这座石构山式建筑上,看着草庵已经脱漆的木窗,却有一种亲切的心藤在我心中爬了上来,仿佛有一些东西开始苏醒发芽。

十四五岁时,老师曾带我们来过草庵,那时候草庵大门是充满年代感的朱红色,散发着浓重的古朴气息,色泽鲜亮,大门上方“草庵”两字是金黄色,黑色的底。转眼间 30 年过去了,经过时间的侵蚀,草庵的门窗外皮有些已经剥落,最上方甚至被熏成黑色,显得老旧,就是大门两旁那对楹联“皆得妙法究竟清静,广度一切犹如桥梁”已由红色改为金色了。

跨过门槛,工艺精美的摩尼光佛端坐在石壁神龛的宝莲上,目光慈祥,清明澈亮。据资料显示,世界各国摩尼教的遗迹都已经湮灭,草庵的光明佛是世界仅存的摩尼教教主石刻造像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在考察南丝绸之路时,认为发现草庵是整个考察的最大发现和价值。草庵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

和不可替代的。我手拈三根香,虔诚地跪在佛像前的小垫子上,祈福的话语在心中流淌。

从庵门左边小门出来,你会看到庵后半山坡有一块摩尼教偈语摩崖石刻:清静光明,大力智慧,无上至真,摩尼光佛。明教会已然不复存在,教徒信众也不复存在。今日之草庵,以其神秘悠远的面纱,吸引着一批批香客。

随着季节的更替,万物秩序般地轮回,我想起了佛所说的一句话:命由己造,相由心生,世间万物皆是化相;心不动,万物皆不动,心不变,万物皆不变。轻展时光的素笺,从烟火中走来,日子干净温暖,但愿一切都宛如初见般美好。

冬日,晨。与清凉的风同行,与温暖的阳光同行,文友与我走在草庵的烟火里,踩着石板路,有暗香浮动,步履从容。

## 鹏峰蓑衣师

洪顺兴

上网一搜“鹏峰蓑衣”,信息缤纷而至,都和陈奕培联系在一起。几年来,这位南安市诗山镇鹏峰村老师傅,成为名扬四方的“网红”。

一眼看去,陈奕培满脸褶皱,手掌皴裂,皮肤显得很粗糙,长年劳累刻下岁月的明显印记。一件蓑衣打好,陈奕培会挂在墙壁上端详摩挲,如刚分娩的母亲轻抚新生儿,笑容可掬,幸福感绽放在沧桑的脸庞。

陈奕培老宅是五开张两护红砖大厝,跨门而入,墙壁上一件件棕品赫然入目:蓑衣、斗笠、拂尘、芭蕉扇、刷子、轿绳、拜垫、帽子、书包、床垫。两年前,陈奕培被授予“南安市民间艺术大师”,诗山镇和鹏峰村把他的老宅,打造成游客参观、非遗考察、学生研学的“蓑衣展馆”。

过去,戴斗笠穿蓑衣是农耕人的标配。闽南谚语云“田螺(蜻蜓)若结堆,戴笠穿棕蓑”,说的是蜻蜓成群飞舞,是下雨的征兆,要备好斗笠蓑衣。蓑衣,泉州方言叫“棕蓑”。提起蓑衣的文化内涵,最先映入脑际的是柳宗元名句: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

鹏峰蓑衣曾书与两岸同胞缘。清

朝至民国,大批鹏峰人跨海过台湾打拼。台湾台南市有一条“棕衣街”,就是因早年鹏峰棕蓑师守望相助、聚族而居而命名的。改革开放前,鹏峰人多以打蓑衣为营生行当,高峰时有近千名工匠走南闯北,凭借独到的手上功夫,演绎了“蓑衣村”的鼎盛时光。

每每聊起蓑衣,陈奕培总是一脸轻松,话题汩汩流出。年过古稀的陈奕培,结缘蓑衣整整 60 年了。他翻开族谱,聊起家族的“光荣史”。陈家蓑衣手艺的家承脉络,可追溯到清嘉庆年间,从陈奕培的天祖父(曾祖父之祖父),直至他这辈已有六代人传承,薪火不熄,屈指算来长达 200 年了。陈奕培五个兄弟,过去都是蓑衣工,但坚守至今的只有他这个老大和老二。

每次到奕培家,都会看到满地散放着钩把、水槽钩、锤子、尺子、棕刀、棕针、油盒、交架子、三角锉、棕针筒等工具。有的房间堆叠着棕片,卧室一片幽暗凌乱。陈奕培每天搓棕绳、拆棕丝、穿缝线、打领头……

读过 2 年书, 11 岁辍学随父学蓑衣手艺,陈奕培自幼饱尝日子的艰辛

况味。他到过长泰、安溪县,肩挑一担棉被和工具,长途跋涉,有时徒步翻山越岭,挨家挨户地问活找活。十六七岁时出师,独自辗转南安西部一带。

介绍起蓑衣的制作过程,陈奕培如数家珍,津津乐道。他说,一件蓑衣有 10 多道工序,先选棕割棕,一棵棕树一年能长 10 多片毛棕,一年剥一次,用锋利棕刀,从底部往上剥,再剔除棕骨留下棕片,用手拆梳为粗棕线。经过清水浸泡,捞起来抽出棕丝,搓成长短粗细不一的绳子,成为制作的原材料。

一件蓑衣由上衣和下裙构成,先打上衣圆领口(俗称“棕蓑头”),缝好后轻捶压实,使之耐用舒适,这是蓑衣制作难度最大、费时最多的关键环节。而肩胛两边要对称,头颈要坚硬,穿起来前后平衡,轻便伶俐。缝制时,由外而内最后缝边,锤子轻轻捶实。下裙长 1 米、宽 0.36 米,缝制时用 15、16 片棕片先打两个排头。蓑面和蓑底则以细小棕线一针针缝合,连缀而成,这道工序叫“刺棕蓑”。最后用棕线将肩部、胸部、裙部缝接起来,内外两面都要缝线。内里间距较大,粗线

相距约 1 厘米,蓑面间距较小,缝线细密。陈奕培向我“科普”蓑衣的制作过程,表情惬意,谈锋甚健。

打蓑衣既是苦活累活,又是精活细活,没有工匠精神出不了精品。陈奕培白天打蓑衣,晚上搓蓑绳,一条 3 米棕绳要搓 5 分钟左右。打造一件成人蓑衣,起码耗时一整天,需要 5 斤棕片用料。单是上衣缝制,穿针引线就高达万针以上,劳动量惊人。常常一蹲就要几个小时,腰酸酸痛,手脚发麻,一天收入不过 100 元左右,陈奕培还是咬牙坚持……

因受邀编纂鹏峰村志的缘故,我时常跑到奕培家泡茶练仙。很少听到他唉声叹气,笑意常常挂在脸上,兴奋时还吟唱闽南歌诀来解乏。几乎是现编现唱,浑然天成,我听得如痴如醉,跟着轻哼起来:“一头笼子一头棕,出外郎君哪里人?”“好天衫裤也着换,雨来棕蓑也着披。”……

高科技时代,蓑衣行业已然渐行渐远,技艺后继无人,陈奕培孤独坚守,蓑衣情结挥之不去。

蓑衣,作为农耕时代的文化符号,如今会留住乡愁吗?

## 墨香武荣

主办单位:南安市文联 南安市书协 海丝商报社



吕珺玲 南安水头人,别署令斋、南君,福建书协会员、中国硬笔书协楷书专业委员会委员、福建硬笔书协理事、浙江硬笔书协荣誉会员、墨池导师。软硬兼修,作品被王铎书法馆、云澜美术馆、陕西省图书馆、武汉美术馆等收藏,散见于《书法报》《书法》《中国篆刻·钢笔书法》等报刊及晋墨坊·书画名家系列等,多次获得全国书法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。

### 品评

### 不掩性情,气韵自然

姚杰 职业书法篆刻家、王福庵第四代弟子

书法,简单说就是书写的方法,或者说是驾驭笔的能力。只要笔法能合辙于古人,最终所呈现的,往往是作者的性情。然而性情有雅俗之分,雅俗又取决于其个人综合的文艺素养并体现在处世态度上。因此,学习前贤,在着眼于笔墨技法的同时,尤其要着意其状态之轻松,气质之文雅,如是,则离道不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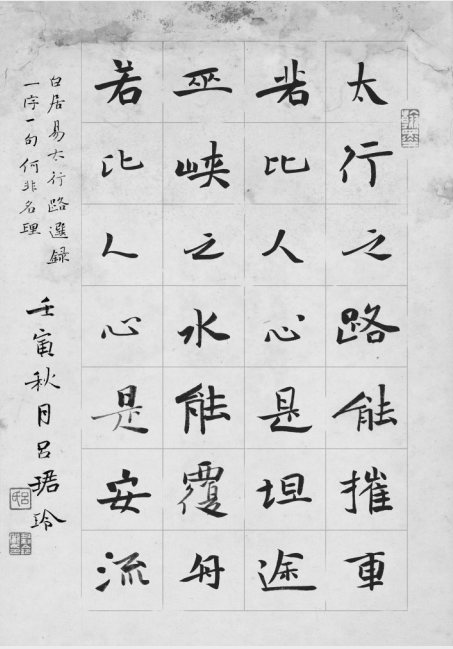
不可否认的现实是,当代文艺普遍审美低下。于是故作姿态,装腔作势者大行其道。就书法而言,充斥笔下的只剩空洞与浅鄙。殊不知技法只能解决技法的问题,而气质与格调才是区分雅俗高下之要领。偶读南君书作,氧于心中无俗气,精神乃出,古贤云如书即其人也,善哉斯言。

纵观中国书法,于南北朝时期奇峰突起,其碑刻书法,尤以北魏东魏为最精,风格亦多彩纷呈。康南海尝谓:凡魏碑,随取一家,皆足成体。尽合诸家,则为具美。

南君书法即胎息于此。初观其作似若不经意,只是信手写字而已。再三赏读,则结字奇崛而未离法度,用笔劲健而不失婉转。萧散古淡,天真烂漫之气息扑面。任情恣性,不衫不履的状态,正是内心的从容与自信,令人顿生徐步闲庭,听泉山间之感。

云间姚畏庵。

### 鉴赏



### 书话

书,心画也。

吕珺玲